



外国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束 束



末 末

〔俄〕屠格涅夫 著
张友松 译

莫斯科一条偏僻的街道上，有一所灰色的房子，这所房子有白色的圆柱和中二楼^①，还有一个歪歪斜斜的阳台；这儿从前住着一位太太，她是个寡妇，身边有许许多多的家奴伺候着。她的儿子都在彼得堡当差；女儿都出嫁了；她很少出门，孤孤单单地在家里度着她那吝啬而凄凉的晚年。她的生命中的白天原来也是毫无欢乐、阴云蔽天的日子，现在早已过去；而她的生命中的黄昏比黑夜还要黑暗。

她所有的奴仆当中，最了不起的人物是看门人盖拉辛，他的身材比普通人足足高出十二俄寸^②，体格像个大力士那么魁伟，生来就又聋又哑。他本来在乡间独自住在一座小茅屋里，和他的弟兄们分居；在这家主人的农奴之中，他几乎要算是最能准时向领主缴纳地租的一个。后来他的女主人才把他从乡下带到城里来。他天生有非凡的体力，干起活来顶得上四个人；活儿一到他手里就干得飞快。他犁田的时候，把

① 俗称“假三层”楼房的中间那一层。

② 十六俄寸等于一俄尺，一俄尺等于○·七一一米。

那两只大手掌使劲按着犁，好像他并不靠那匹可怜的驽马帮忙，而是单凭他一个人的力气就能剖开大地的韧性的胸膛似的；到了圣彼得节^①前后，他使足一股猛劲儿，用镰刀拼命干活，哪怕是一片桦树秧子，也会被他齐根割掉，有时候他迅速而不间断地挥动一根三俄尺长的连枷棍，他的肩膀上那两块椭圆形的结实的肌肉就一上一下地鼓动，好像杠杆一般：在他这样干活的时候，真叫人看了高兴。他永远是一声不吭，这就使他那不知疲乏的劳动更加显出一种严肃而高尚的气派。他真是个非常出色的庄稼汉，要不是因为他有残疾，随便哪个姑娘都情愿嫁给他。但是现在主人家把他带到莫斯科来了，替他买了靴子，做了一件夏天穿的宽边褂子和冬天穿的羊皮大衣，交给他一把笤帚和一把铲子，派他当了看门人。

起初他非常厌恶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从小就惯于田间劳动，惯于乡村生活。他的残疾把他与别人的联系隔绝了，于是他自小长大成人，一直是又聋又哑，力气挺大，就像一棵树在肥沃的土地上生长一般。他被带到城里来以后，简直不明白人家要怎样安排他；他觉得很无聊，只是发呆，那股呆劲儿就像刚从牧场上牵出来的一头壮健的小公牛似的，它本来在那儿有茂盛的草，长得齐肚子那么高，现在却被人牵出来，装上火车的车厢。火车喷出一阵一阵的烟、火星和蒸汽，喷在这壮健的牲口身上，它就是这样被火车载着向前飞驰，在轰隆轰隆的响声和汽笛的尖叫声中飞驰，至于到哪儿去——天知道！盖拉辛在当过庄稼汉、干过重活之后，现在担任了

① 俄历六月二十九日，公历七月十三日，开始割草和麦子的日子。

这个新的差事，他所要做的事情对他说来简直算不了什么；他只要半个钟头就把一切活儿做完了，于是他又在院子当中呆若木鸡地站着，张着大嘴、瞪着眼睛望着所有过路的人，好像是要从他们那儿探出一个解答，来说明他这种尴尬的处境；或者他就忽然走到一个角落里，把笤帚和铲子甩到老远，自己趴倒在地上，一连趴上几个钟头，动也不动，活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但是人能适应一切的环境，盖拉辛对于城里的生活终于也习惯成自然了。他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他的全部职务只是保持庭院的清洁，每天运两次水，劈一劈、搬一搬柴火，供厨房和整个住宅使用，拦住陌生人不让进来，晚间就担任守夜。他执行他的任务，不能不说是很热心。他照看的庭院里，从来没有什么纸片木屑，也没有一点尘土；如果在满地泥泞的季节里，有时候归他支配、牵去拉水的那匹可怜的老爷马在路上陷住了，他就干脆用肩膀把它往上一抬，一下子连车带马都推动了。他要是动手劈起柴火来，那把斧头发出敲玻璃似的响声，木片和木块直向四面纷飞。至于陌生人呢，自从有天夜里他捉到了两个小偷，就使劲揪住他们的脑袋，互相碰一阵，碰得非常厉害，根本就用不着把他们送到警察局里去了。这以后，邻近一带的人个个都对他非常尊敬；即令是白天过来的人，根本不是贼，只是不相识的人，一见这可怕的看门人，也要向他摆手，向他呼喊，好像他能听见他们的喊声似的。盖拉辛和其他仆人的关系算不上友好——大家都有点怕他——不过还算亲近；他把他们都当成伙伴看待。他们都用手势向他说话，他也明白，一切的吩咐他都严格执行，但是他也重视自己的权利，不久就没有谁敢在

餐桌上占他的位子了。盖拉辛的脾性是非常严厉而认真的，他对一切都喜欢弄得有条有理；连公鸡在他面前也不敢打架，否则就要遭殃！他一看见公鸡打架，就揪着鸡腿，把它们在空中打十来个转，好像转个车轮子似的，转完就把它随便甩出去。院子里还养着鹅；但是谁都知道，鹅是一种体面而讲理的禽类；盖拉辛很看得起它们，仔细照料它们，喂东西给它们吃；他自己就像是一只神气十足的公鹅哩。安排给他住的是厨房上面的一间小顶楼；他亲自把这间屋子按照自己的脾胃布置了一下，用橡木板子做了一个大床铺放在里面，床脚是用树桩子做的——这真是一张大力士睡的床铺；那上面尽管搁上一百普特^①，也垮不了；床底下有一只结实的箱子；一张同样牢固的小桌子摆在一个角落里，靠近桌子有一只三条腿的凳子，这只凳子也非常结实，矮墩墩的，有时候盖拉辛老爱把它拿起来，又放手让它掉下去，还望着它笑一笑。这间顶楼是用一把挂锁锁起来的，这把锁的样子像一只圆弧形的白面包圈，不过颜色是黑的罢了；盖拉辛经常把开锁的钥匙装在腰带兜里，随身带着。他是不喜欢人家到他的顶楼上去的。就这样过了一年，在这一年的工夫快完的时候，盖拉辛遭遇了一件小小的意外事情。

盖拉辛当看门人所服侍的那位老太太无论什么事情都要遵照先人的规矩，她养了一大群佣人。她家里不但有洗衣缝衣的女工、木匠和男女裁缝，甚至还有一个马具匠。他同时也算是一个兽医，还给仆人们看看病；一个专给女主人看病

① 一普特等于十六·三八公斤。

的家庭医生；最后，还有一个鞋匠，名叫卡皮东·克里莫夫，他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克里莫夫认为自己是个受了委屈的角色，他的才能没有受到赏识，他自认为是一个来自彼得堡的有教养的人，不应该在莫斯科混日子，但没有正当的职业，可以说常在荒野里鬼混；他自己在胸膛上捶一下，加重语气地说，他虽然爱喝酒，那也只是借酒浇愁。于是有一天他的女主人和她的总管家加夫里拉谈了一次话，商量卡皮东的事情；加夫里拉这个人，单从他那双小小的黄眼睛和他那只鸭嘴似的鼻子看来，就好像是一个命中注定的操大权的人物。就在头一天晚上，卡皮东醉倒在街上，被人在一处什么地方发现了，太太对他的道德堕落表示惋惜。

“喂，加夫里拉，”她突然说，“我们如果给他娶个老婆，你看怎样，他也许会规矩一点吧？”

“真的，干吗不给他娶个老婆，太太！他是可以娶亲的，太太，”加夫里拉回答说，“这倒是个挺好的办法，准没错，太太。”

“对了；可是把谁许配给他呢？”

“哎！太太。那可是全凭您的吩咐。照说他这个人好歹总还有点用处，并不见得不如别人。”

“我看他倒是喜欢达吉亚娜。”

加夫里拉正想说些什么表示不同看法的话，却又紧紧地闭上了嘴。

“对！就把达吉亚娜许配给他吧，”太太打定了主意，一面怪得意地闻了一撮鼻烟；“听见了吗？”

“是，您哪，”加夫里拉说，随即他就退出来了。

加夫里拉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他住的是一间小厢房，屋里几乎堆满了一些铁皮箱子），他先把老婆打发出去，然后坐在窗前，沉思起来。女主人的出人意料的安排简直使他万分为难。后来他终于站起来，派人去找卡皮东。卡皮东找来了。但是我觉得在向读者叙述他们的谈话之前，先简单地说明一下卡皮东命中要娶的这个达吉亚娜到底是谁，这位高贵的太太的命令又为什么使她的管家为难，那也许并不是题外的话。

达吉亚娜是上面说到的那些洗衣的女工之一，她是个有经验的熟练洗衣女工，专管洗讲究的衣服；她是个二十八岁的女人，身材瘦削，长着金黄色的头发，左边脸上有几颗痣。左脸长痣，在俄国是被人认为不祥之兆的——这算是苦命的征兆。达吉亚娜也的确是没有什么好运气值得夸口的。她从小就遭到虐待；她一人做两人的活，从来没有得到过谁的爱怜；她穿得很坏，所得的工钱也最少。亲戚本家，她等于没有；她有个叔叔，是个当管家的，因为他无用，被甩在乡下了，其他的叔伯和舅舅们都是农民，此外她再没有别的亲人了。有一个时期，她曾经算得上一个美人，但是她的美貌很快就消逝。以性格而论，她是很柔顺的，也许还不如说是胆小怕事吧；她对自己完全漠不关心，对别人怕得要命；除了尽早把工作做好而外，她什么也不想，也不跟任何人谈话，虽然她的女主人见了她还不一定认得，她却一听见女主人的名字就吓得发抖。盖拉辛被主人从乡下带到城里来的时候，她看见他那庞大的身躯，简直吓得要死，她竭力避免和他见面，甚至有时候她急急忙忙地从住宅跑到洗衣房里去，碰巧从他身边跑过，也要把眼帘搭拉下来。盖拉辛起初对她并不特别

注意，后来她走过他身边，他就老爱笑一笑，然后他甚至渐渐以爱慕的眼光盯着她，最后他简直一见她就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她之所以中了他的意，也许是由于她脸上的温柔表情，也许是由于她那副胆小的神态，谁知道呢？终于有一天，她把太太的一件上了浆的短衫小心翼翼地捧在她那双摊开的手里，偷偷地从院子里走过。忽然有人使劲揪住她的胳臂肘；她转过身来一看，几乎尖声叫喊起来：她后面站着的就是盖拉辛。他脸上带着傻气的笑容，一面发出口音不清、情意绵绵的嗯嗯声，一面伸出手去，递给她一只公鸡形的姜饼，鸡尾巴和翅膀上都贴着金箔。她正想拒绝，他却使劲把姜饼塞在她手里，摇摇头走开了，然后他又回过头来，再向她非常亲热地嗯嗯了几声。从那天以后，他就一直缠着她，再也不让她清静了；无论她走到哪里，他立刻就赶到哪里，一面微笑着走过来和她相见，一面发出嗯嗯的声音，还摆着双手；有时候他忽然从怀中掏出一根丝带来，放到她手里，或者把她所走的路上的灰尘扫掉。这个可怜的姑娘简直弄得张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不久这个公馆里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看门的哑巴的把戏了；大家开心取笑，隐隐约约地说些挖苦话，简直弄得达吉亚娜招架不住。至于对盖拉辛呢，那可不是人人都敢开玩笑的；他不喜欢开玩笑；事实上，只要有他在场，那就连达吉亚娜也没人敢惹了。不管这个姑娘是否情愿，反正她是处于他的保护之下了。盖拉辛也像所有又聋又哑的人一样，特别机灵，每逢有人嘲笑他或是达吉亚娜，他马上就看得出来。有一天午餐的时候，达吉亚娜的上司，那个专管衣服的女佣人，挑三挑四地把她说个没完，照俗话说，就是拚

命找她的碴儿，弄得这可怜的人儿简直不知朝哪边望才好，还几乎气得哭起来。盖拉辛突然站起来，伸出他那巨大的手，按在管衣服的女仆头上，满脸怒容、凶神恶煞地瞪着她的脸，吓得她把脑袋砰的一下栽在桌子上。大家都哑口无言。盖拉辛又拿起调羹来，继续喝他的菜汤。“瞧他这样儿，这个哑巴鬼，这个树林子里的妖怪！”大家都低声嘟哝着，同时那个专管衣服的女仆站起来往外走，到女仆们的房间里去了。另外有一次，盖拉辛发现卡皮东——就是前面叙述的那段谈话中所说到的那个卡皮东——和达吉亚娜正在聊天，聊得太热乎了一点，于是他就招手叫他过来，领着他一同到车棚子里，轻轻地、却是意味深长地抓住屋角里竖着的一根车杠的一头，举起来吓唬他。从此以后，谁也不敢向达吉亚娜说一句话了。盖拉辛这些举动都没有使他付出任何代价。确实，那个管衣服的女佣人一走进女仆们的房间里，马上就晕过去了，而且她采取了非常巧妙的手段，使得盖拉辛的粗暴行为当天就传到女主人的耳朵里去。但是这位喜怒无常的太太只是笑了一笑，并且还偏要叫这个女仆一遍又一遍地叙述他怎样用他那只粗大的手把她的头按下去，第二天还赏了盖拉辛一卢布，这可真把那个女仆气坏了。太太觉得他是个强壮而又忠实的看门人，很赏识他。盖拉辛对她相当敬畏，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获得她的恩宠，并且还准备去向她求情，把达吉亚娜许配给他。他只等着有一件新衣服，好穿在身上，在女主人面前显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这件衣服原是管家答应了给他的；谁知正在这时候，这位女主人却忽然打定了主意要把达吉亚娜许配给卡皮东了。

现在读者很容易理解，管家加夫里拉和他的女主人谈话之后，心里为什么那么焦虑不安。“毫无疑问，”他一面在窗前坐下，一面想道，“太太是喜欢盖拉辛的，”加夫里拉很明白这一点，这也就是他自己之所以宽大待他的缘故。“可是他究竟是个不会说话的家伙。我不能告诉太太，让她知道盖拉辛爱上了达吉亚娜。可是这究竟是很公道的；他实在不配当个丈夫。从另一方面说，那个鬼——但愿上帝饶恕我这样称呼他——只要他得到了风声，知道人家要把达吉亚娜配给卡皮东，他就会把整个住宅里所有的东西都砸个稀巴烂，准没错！跟他讲理是讲不通的；嗨，他可真是个鬼——上帝饶了我的罪孽吧——要想说服他，那可是怎么也不行……一定的！”

卡皮东一进来，就把加夫里拉的思路打断了。这个放荡的鞋匠把双手抄在背后走进来，毫不在意地靠在门口的墙壁上一个凸出的犄角上，把右脚摆在左脚前面，摇摇头，好似说：“您找我干什么？”

加夫里拉望着卡皮东，用手指在窗户架子上轻轻地敲打着。卡皮东只是把他那双死灰色的眼睛稍微向上翻一下，却并没有把视线垂下来，他甚至还微微地露出牙齿笑一笑，伸手摸一摸他那向四面八方竖起来的有些发白的头发，仿佛说，“喂，我在这儿哪。你瞧什么？”

“你好哇，”加夫里拉说了这么一句，又停下来。“你真好，还有什么可说！”

卡皮东只把他那对小小的肩膀扭动了一下。“请问，你难道比我强吗？”他暗自想道。

“哎，你自己瞧瞧你那副样子，自己瞧瞧吧，”加夫里拉用责备的口吻继续说；“你说，你到底像个什么样子？”

卡皮东从从容容地察看他那破烂不堪的上衣和他那打了补丁的裤子，还聚精会神地盯着他那双裂了口的靴子，特别是左脚上穿的那一只，他把右脚搁在那只破靴的尖头上，倒是显得十分美妙；随后他又把视线盯在管家身上了。

“怎么样？”

“怎么样？”加夫里拉跟着他说。“怎么样？你还问我怎么样吗？你简直就活像个魔鬼，上帝饶恕我这么说吧，你就是那样。”

卡皮东迅速地眨着眼睛。

“你尽管咒我吧，尽管咒，只要你高兴的话，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他又暗自想道。

“你这又是喝醉了吧，”加夫里拉接着说，“又醉了，是不是？唔？喂，你说呀！”

“我因为身体衰弱，的确是跟一些掺着酒精的饮料打了交道，”卡皮东回答说。

“因为身体衰弱呀！他们没有重办你，太便宜你了，就是这么回事；你还在彼得堡当过学徒哪，你学徒可真学到了不少的本领！就是好吃懒做嘛。”

“说到这一点，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我只有一个评判者，那就是上帝，再没有别人了。他也知道我在这世界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知道我是不是好吃懒做。再说您对喝酒这件事情说的那番道理，说到这个，也不能怨我，只怪一个朋友；他把我带坏了，可是他会耍花样，溜掉了，而我

……”

“而你这笨蛋可就让人家甩在街上了。啊，你真是个放荡的家伙！可是现在要谈的不是这个，”管家继续说，“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我们的太太……”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儿，“我们的太太打算给你提一门亲事。听见了吗？她想着你娶了老婆就会规矩一点。你懂吗？”

“当然懂。”

“那么，好了。要依我说呢，我觉得还不如狠狠地抽你一顿鞭子。可是算了吧，这是她的事情。怎么样？你同意吗？”卡皮东咧着嘴笑了笑。

“结婚无论对谁都是一桩好透了的事情，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要问我的意见，我是完全同意的。”

“那么，好极了，”加夫里拉回答说，同时他心里暗自想道：“不消说，这家伙的话倒是说得很有道理。”随后他又大声说，“可是有一桩事，我们的太太给你挑选的老婆挑得不大合适。”

“噢，请问您，她是谁呀？”

“达吉亚娜。”

“达吉亚娜？”

卡皮东睁大了眼睛，稍微从墙壁那儿离开了一点。

“嗨，你为什么这么大吃一惊？难道她不中你的意吗，嘿？”

“谁说的不中我的意呀，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她是挺不错的，是个肯干活的、稳重的姑娘。可是您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嗨，那个家伙，那个树林子里的野人，那个草原上的大怪物，他在追她哪，您也知道

……”

“我知道，伙计，我全知道，”管家用烦躁的声调把他的话说断了；“可是你瞧……”

“哎呀，求求您的恩典吧，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嗨，他会要我的命，真的，他准会那么干，他会把我一下就打死，像打苍蝇似的；嗨，他的手可真厉害！哎，您积德，自己瞧瞧他的手多么厉害吧；嗨，他的手简直就像米宁^①和波扎尔斯基^②的手一样。您瞧，他是个聋子，他打起人来，自己可听不见打得多厉害！他好像在睡梦中抡起大拳头打人似的。要想劝解他，也是没办法的；为什么呢？嗨，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您自己也知道，就是因为他是聋子，还有一点，他简直毫无脑筋，就像我的脚后跟一样。嗨，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他好比一只野兽，好比一个邪教的木偶，简直还更坏。真是一块木头；我造了什么孽，现在还要来吃他的苦头？当然喽，我现在是个什么都完蛋了的人；我忍气吞声，受够了委屈，我像一只用旧了的戈伦纳^③的瓦罐似的，一钱不值，可是我究竟还是个人，不是个一钱不值的瓦罐呀。”

“我知道，我知道，你别老这么唠叨呀。”

“哎，我的天哪！”鞋匠激动地继续说，“何年何月才有个完呢？何年何月啊，天哪！我真是可怜虫，我这可怜虫受

① 库·米宁（？—1616）：俄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组织者和第二民军领导人之一（1611—1612），人民英雄。

② 德·米·波扎尔斯基（1578—1642）：俄国统帅、民族英雄。一六一三至一六一八年领导反对波兰武装干涉者的军事行动。

③ 莫斯科附近的小城镇。

的活罪真是没完没了呀！您替我想想，这叫什么命，我的命多么苦呀！我小的时候，跟一个德国人做学徒，老挨他的揍；长大了又挨同伙人的揍，现在熬到了壮年，您瞧我又落到个什么下场。”

“呸，你这没出息的东西！”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说。“你干么要说这一大堆废话？真是！”

“您说干么，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挨揍我倒是不怕，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要是一位有身份的人，尽管在屋子里收拾我，当着大伙儿的面，总还要给我说句客气话，这么着我就还能算是个人；可是现在您瞧瞧，我得跟一个什么人打交道呀。”

“算了，快出去，”加夫里拉怪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卡皮东转过身去，歪歪倒倒地走开了。

“可是要没有他夹在当中的话，”管家在他背后大声嚷道，“你这方面总该同意吧？”

“我完全同意，”卡皮东一面走开，一面回答说。

即令在最为难的关头，他说话也还是挺文雅的。

管家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趟。

“得，把达吉亚娜叫来吧，”他终于说道。

几分钟之后，达吉亚娜几乎毫无声息地过来了，她在门口站着。

“您有什么吩咐，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她用温柔的声音说。

管家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喂，达妞霞^①，”他说，“你愿意嫁人吗？我们的太太给你选好了一个丈夫。”

“是，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随后她又吞吞吐吐地追问了一声，“太太为我操心，给我指定的丈夫是谁呢？”

“卡皮东，就是那个鞋匠。”

“是，先生。”

“他是个荒唐鬼，那倒是真的。可是正因为这个缘故，太太才想指望你帮忙。”

“是，先生。”

“可是有一个困难，你知道盖拉辛那个聋子爱上了你，是吧。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让这只狗熊给迷住了？可是你要知道，他会要你的命，很难说，他可真是只狗熊。”

“他会要我的命，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他会要我的命，准没错。”

“要你的命。这不要紧，我们来想想办法。你说他会要你的命，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有什么权利要你的命吗？你自己说吧。”

“他有没有权利，我也不知道，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

“瞧你这个女人！喂，我猜你总该没有答应过他的要求吧。”

“您打算叫我怎么办呢？”

管家沉默了一会儿，心里想，“你真是个百依百顺的人哪！”随后他就大声说，“得，这就行了；往后我再找你谈谈，

① 达吉亚娜的爱称。

现在你先去吧，达妮霞；我看你倒真是个听话的人，真的。”

达吉亚娜转过身去，轻轻地在门柱上扶了一下，就走开了。

“说不定一到明天，我们的太太就把这桩婚事全给忘了，”管家心里想；“我可在这儿无缘无故地自寻烦恼！至于那个横蛮无理的家伙，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就得把他捆起来，还得通知警察。”后来他高声向他的妻子嚷道，“乌斯吉尼亚·费阿多洛芙娜！把茶炉烧开吧，好人儿！”

那一整天，达吉亚娜几乎完全没出洗衣房的门。起初她哭起来了，后来她又擦掉眼泪，照常干起活来。卡皮东和他一个朋友在酒店里一直呆到深夜，这个朋友是个死气沉沉的人，卡皮东向他源源本本地叙述他从前在彼得堡跟一位老爷过日子的情形，他说这位老爷各方面都是挺好的，只是太严厉了一点，并且他还有个小小的毛病，就是爱喝酒；至于他对女人呢，那更是不用说了。他那位死气沉沉的伙伴光只是呀是呀地答应他；最后卡皮东声明他为了某件事情，明天就不得不自杀，他那位死气沉沉的伙伴却说是睡觉的时候到了。于是他们就闷声不响地分手了。

同时，管家的预料并没有实现。老太太对于叫卡皮东成亲的主意兴趣很浓，以致她连夜里跟她一个女伴^①谈话，也只谈这桩事情；她的女伴是特为留在她房里，为了她失眠的时候给她解闷的，她就像夜里赴马车的车夫那样，白天才睡

^① 专给贵族地主或其他阔人家的女主人作伴，给她们解闷的女人。她们有的是寄食的穷亲戚本家，有的是花钱雇来的。

觉。第二天早茶过后，加夫里拉来向女主人报告家务的时候，她首先问起的就是：“我们那桩婚事怎么样？进行得顺利吗？”他当然只好回答说，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卡皮东当天就会来见她，向她谢恩致敬。太太身体不大舒服，她不能花多少工夫处理家务。于是管家回到自己房间里，召集了一个会议。这桩事情当然是需要慎重考虑的。达吉亚娜当然不会反对；可是卡皮东却当着大家声明，他只长着一个脑袋，而没有第二个、第三个。盖拉辛向每个人投射迅速而含怒的眼色；他守在女仆们住的房间外面的台阶上，一步也不肯离开；他似乎是猜着了大家正在捣什么鬼来对付他。大家聚到一起商量。到会的人当中有一个年老的伺候吃饭的仆人，外号叫做尾巴大叔，大家都很尊重地指望他出个主意，可是他们从他那儿所得到的回答只是，“这事儿可实在不好办！真是，真是，真是！”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大家预先采取了一个安全措施，把卡皮东锁在放滤水器的储藏室里；然后非常郑重其事地讨论这个问题。当然，要是采取强制手段，那倒是挺容易的。可是千万不能这样，那会惹出乱子来的，太太又要大发雷霆了，那可是要命！究竟怎么办呢？大家想了又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有好多回看出了盖拉辛一见酒鬼就生气。他在大门口坐着的时候，如果有谁喝得醉醺醺的，脚步歪歪倒倒，帽子歪在一边耳朵上，从他那儿走过，他就老是露出厌恶的神气，转过脸去。因此大家就决定教达吉亚娜假装喝醉酒的样子，东歪西倒、摇摇晃晃地从盖拉辛身边走过。这个可怜的姑娘坚持了很久，不答应干这一手，但是大家终于把她说服了；她也知道她想要摆脱这个爱慕者，只有这个办法才行得

通。于是她出去了。大家把卡皮东从储藏室里释放出来；因为他究竟是与这桩事情有利害关系的。盖拉辛正在大门口旁边的石墩上坐着，用铁锹在地上使劲地刮。别人都躲在各个角落里或是窗帘后面，悄悄地注视着他。

这个计谋非常成功。他一见达吉亚娜，起初还照常点点头，发出一些表示亲热的、模糊不清的声音；然后他仔细望着她，把铁锹丢在地上，从石墩上跳起来，向她走过去，把他的脸凑近她的脸。她受了惊骇，更加站不稳，并且还闭上了眼睛。他揪住她的胳臂，拉着她飞跑，一直穿过院子，跑到刚才开会的那间屋子里，把她对直往卡皮东面前一推。达吉亚娜一下子晕过去了。盖拉辛站在那儿望着她，摆一摆手，又笑一笑，然后就迈着沉重的脚步，到他的顶楼上去了。从那以后，他一直在那儿呆了二十四小时，没有出来。事后马车夫安吉普卡说，他从墙上的裂缝里看见盖拉辛坐在床上，用手蒙着脸。他时而发出轻柔而和谐的声音；那是在唱着凄凉的挽歌，也就是说，闭上眼睛把身子前俯后仰地摆动着，同时还摇着头，就像马车夫或是纤夫唱着凄凉的歌曲的时候那副样子。安吉普卡看了简直受不了，就从墙缝跟前走开了。第二天盖拉辛从顶楼上出来的时候，他身上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变化。他好像只是更加愁眉苦脸，对达吉亚娜或是卡皮东丝毫也不注意了。就在那天晚上，他们俩腋下挟着鹅，一同拜见女主人，向她谢恩；一星期之内，他们就结婚了。即令在举行婚礼的那一天，盖拉辛的举动也没有表现任何变化。只是他从河边回来，却没有弄到水，不知怎么的，他在路上把水桶摔破了；晚上他在马房里拼命使劲洗刷他那匹马，刷得

它好像迎风飘动的草叶似的，只是来回摆动，在他那双铁拳的猛劲之下，不住地换蹄，简直站不稳。

这一切都是春天发生的事情。此后又过了一年，在这一年里，卡皮东成了个不可救药的酒鬼，因为他这个人已毫无用处，主人就命令他带了妻子，乘着大车，到一个遥远的乡村去了。在他离开的那一天，起初他还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对大家说，无论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哪怕是天涯海角，他也决不会完蛋；可是后来他渐渐沉不住气了，就开始抱怨起来，说他是被遣送到一些没教化的人那儿去；他终于丧气到极点，以致连帽子都不会戴了。有一位好心人替他吧帽子扣在脑门子上，把帽檐扶正，然后从上面使劲拍了一下，才把它戴稳。后来一切都停当了，庄稼汉们已经把缰绳拿在手里，只等着人家说：“老天保佑，一路平安！”就要动身了；这时候盖拉辛却从他那顶楼上出来，走到达吉亚娜跟前，把他在一年前给她买的一条棉布的红手帕送给她，作为临别的纪念。在这个时刻以前，达吉亚娜一直都满不在乎地忍受着她一生的种种苦痛不堪的遭遇，现在一见这种情景，终于抑制不住她的悲伤，突然痛哭起来；她坐到大车上的时候，按照基督教徒的礼节连吻了盖拉辛三次。盖拉辛本打算一直送她到出城的关口，并且还当真在她的大车旁边走了一会儿，但是他只走到克里米亚浅滩，就忽然站住，摆了摆手，顺着河边走开了。

那时候快近黄昏了。他慢慢地走着，眼睛盯着河水。忽然他觉得靠近河岸的泥潭里有个什么东西在打滚。他弯过身去一看，发现一只身上有黑色斑点的小白花狗，使尽了全部气力，却无论如何也不能从水里爬上来；它老在挣扎着，刚

爬上来又滑下去，它那透湿的瘦小身子不住地发抖。盖拉辛望着这不幸的小狗，用一只手把它拉起来，揣在怀里，连忙迈着大步赶回家去。他回到他那顶楼上，把这只得救的小狗放在床上，用他那件厚大衣给它盖好，先到马房里取了一些稻草，再到厨房里要了一杯牛奶。他小心地把大衣摊开，铺好稻草，把牛奶放在床上。这只可怜的小狗生下还不过三个星期，眼睛刚刚睁开，有一只眼睛好像是比另一只大一些；它还不会从杯子里舔牛奶，只是发抖和眨眼。盖拉辛用两只手指轻轻地捏着它的头，把它的小鼻子浸在牛奶里。小狗儿突然怪嘴馋地舔起来，一面打着响鼻，一面抖动身子，有时还让牛奶呛住了。盖拉辛聚精会神地看了又看，后来忽然大笑起来。那一夜他始终伺候着它，一次又一次地给它把稻草盖好，给它身上揩干。最后他自己也睡着了，他挨着小狗睡得又安静、又快活。

无论哪个母亲照应她的婴儿，也赶不上盖拉辛照应他这个“养女”这么仔细。这只小狗原来是条母狗，起初它身体软弱无力，样子又丑，但是它渐渐长得强壮起来，看相也越来越有转机了，多亏它的救命恩人不惮烦劳的照应，它过了八个月就变成了一只非常漂亮的西班牙种狗，长着一对长耳朵，一条毛茸茸的、喇叭似的尾巴以及一双传神的大眼睛。它和盖拉辛结了解之缘，彼此相依为命，形影不离；它常常摇着尾巴，跟着他到处跑。他甚至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哑巴也知道他那模模糊糊的声音可以唤起别人的注意。他把它叫做“末末”。整个住宅里的仆人们都喜欢它，也把它叫做末末。它非常聪明，无论跟谁都很要好，但是它特别喜欢的却

只有盖拉辛。盖拉辛也热烈地爱它，要是别人摸它，他就不高兴；究竟他是替它担心，还是嫉妒，天知道！它早晨常常扯他的衣襟，把他弄醒；它和拉车运水的老马也很要好，还常常用嘴衔着缰绳，把它带到盖拉辛跟前。它老爱摆出一副派头很大的神气，陪他到河边去；它还时常替他看守笤帚和铁锹，从来不许任何人到他的顶楼上去。他在门上凿了一个小洞，专让它进出，它似乎是感觉到惟有在盖拉辛的顶楼上，它才可以十足地当家作主，自自在在；它每次进来，立刻就以心满意足的神态跳到床上。每天夜里，它根本就不睡觉，但是它并不像一只愚蠢的看家狗那样，没有充分的理由，从来就不叫唤；那种傻头傻脑的狗却爱屈着后腿坐着，眨着眼睛，鼻子朝天，只是为了闷得慌，就对着星星叫唤起来，照例是连叫三声。不！末末从来不无缘无故地发出它那文雅的细小声音；除非是有生人走近围墙来，或是什么地方有可疑的沙沙的声响。总之，它真是只了不起的看家狗。这个院子里固然还有另外一只狗，那是一只带棕色斑点的黄褐色老公狗，名叫“小狼”。但是它却经常被套上了链子，连夜里也从来没人给它解开；而且事实上它也太衰老了，连它自己也不希望获得自由。它常常在狗窝里缩成一团躺着，只是偶然发出一点困倦的、几乎听不见的吠声，这种吠声刚开始就停止了，似乎是表示它也知道自己是废物。末末从来不进女主人的房子里去；盖拉辛送柴火到屋里去的时候，它老是留在后面，怪焦急地在台阶上等着他，只要稍有一点点开门的叽嘎响声，它就要竖起耳朵来，把头左转右转。

这样又过了一年。盖拉辛继续担任着看门人的职务，并

且还对他的命运非常满意，可是这时候却忽然发生了一桩意外的变故。在一个晴朗的夏天，老太太和她的女食客们在客厅里来回地走着。她的兴致很高，有说有笑。那些奉承她的女伴也陪着她笑，还说些笑话，但是她们并不觉得特别愉快；这个公馆里的人在他们的的女主人兴致勃勃的时候，并不十分愉快，因为第一呢，她老是指望着每个人都要马上就十足地表示和她同样的欢乐，假如有谁脸上不露出欢天喜地的笑容，她就要大发脾气；第二呢，她这种心血来潮的喜悦从来不会持久，随后照例是变成一种阴阳怪气、抑郁不乐的心情。这一天她起床的时刻碰巧是吉利的；她弄纸牌又得了四张“贾克”，这就是说，她可以如愿以偿（她每天早晨都要拿纸牌来卜吉凶），此外她还觉得茶的味道特别好，因此给女仆说了一些夸奖的话，并且还赏了她十个戈比。太太那有皱纹的嘴边含着甜蜜的笑容，她在客厅里到处转了一阵，然后走到窗前。窗外布置了一个庭院，在正当中的花坛上一丛玫瑰花底下，末末正在忙着啃一块骨头。太太一眼把它看见了。

“哎呀呀！”她忽然惊喊道；“那是只什么狗？”

让老太太问到的那个女食客——可怜虫呀！——她一时答不上话来，那副局促不安的神气真是可怜，凡是寄人篱下的人，在他不大明白主人的惊喊究竟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的时候，一般都是要露出这种表情的。

“我不……不……不知道，”她吞吞吐吐地说；“我想那是哑巴的狗吧。”

“哎呀！”太太一下子打断了她的话；“可是这只小狗倒是怪好玩哩！叫他们把它抓进来吧。他弄到这只狗很久了吗？我

怎么从来没见过呢？叫他们把它抓进来吧。”

女伴立刻就飞跑到过道里去了。

“喂，来人哪！来人哪！”她大声喊道；“马上把末末抓进来！它在庭院里哪。”

“原来它叫末末呀，”太太说；“这倒是个怪有趣的名字。”

“啊，实在有趣，真的！”女伴附和着说。“快点儿呀，斯杰潘！”

斯杰潘是一个体格壮健的小伙子，担任的是杂役的职务，他一直往花园里拚命地飞跑过去，想要捉住末末，但是它很巧妙地从他手里溜掉，竖起尾巴，飞快地逃到盖拉辛那儿，那时候盖拉辛正在厨房里铲除一只水桶里面的积垢，把它收拾干净，他双手把它倒翻过来，就像儿童玩弄小鼓一样。斯杰潘追赶末末，想在它的主人脚下把它抓到手；但是这只聪明的狗却不肯让生人碰它，于是猛跳一下就跑掉了。盖拉辛对于这场骚扰只是带着笑容袖手旁观；后来斯杰潘终于恼怒地站起来，连忙用手势向他说明女主人叫他把这只狗给她送去。盖拉辛稍微有点吃惊；但是他还是把末末叫过来，抱起它交给斯杰潘了。斯杰潘把它抱到客厅里，放在嵌木地板上。老太太开始用讨好的声音叫小狗到她跟前去。末末一辈子没到过这样豪华的房间里，它因为非常惊骇，一直往门口冲过去，但是它被那奉承主人的斯杰潘撵了回去，于是就浑身发抖，紧靠着墙缩成一团。

“末末，末末，上我这儿来，上太太这儿来，”太太说；“来呀，傻东西，别害怕。”

“过来吧，末末，上太太这儿来，”女伴们也帮着叫它。

“快来呀！”

但是末末局促不安地向四周张望，一动也不动。

“拿点东西来给它吃吧，”老太太说。“这家伙真是笨透了！它不肯上太太这儿来。它害怕什么呢？”

“它跟您老人家还不熟哪，”有一个女伴用胆怯和调解的口吻说。

斯杰潘拿了一小碟牛奶来，摆在末末面前，但是末末连闻也不闻一下，它仍旧颤抖着，向四周张望。

“啊，你怎么是这么个傻东西！”太太一面说，一面走到它身边，弯下腰去，正想摸摸它，可是末末突然掉转头来，龇着牙齿。太太连忙把手缩回去。

暂时静默了一会儿。末末发出了一阵轻声的哀鸣，好像它又抱怨、又道歉似的。老太太绷着脸走回来。这只狗突然的动作把她吓坏了。

“啊！”所有的女伴同声尖叫道，“它没有咬着您吧，是不是？那还了得！（末末一辈子也没有咬过人。）啊！啊！”

“把它弄出去，”老太太改变了声调说。“讨厌的小狗！多可恨的东西！”

于是她从从容容地转过身子，向她的私室走去了。她的女伴们胆怯地互相望一望，正想跟着她走，她却站住了，冷冰冰地瞪着眼睛望着她们说：“你们干么要跟着我，请问？我并没有叫你们来呀。”说着就走出客厅去了。

女伴们灰心丧气地向斯杰潘摆了摆手。他把末末抓起来，马上甩出门去，恰好甩在盖拉辛脚下；半小时之后，整个住宅都鸦雀无声，老太太坐在沙发上，脸色比大雷雨之前的乌

云还要阴沉。

我们且想一想，一些极小的事情有时候也会搅扰人的心情啊！

直到晚上，太太心里始终在窝火；她既不跟任何人说话，也不打牌，那天通夜都不舒服。她觉得人家给她用的香水和她平日用的不一样，枕头也有肥皂气味，她还叫管衣服的女仆把所有的床单都闻一闻——总而言之，她是非常烦乱、非常生气的。第二天早晨，她比平日提前一小时，吩咐佣人把加夫里拉叫来了。

加夫里拉多少有几分提心吊胆，他刚一跨过她的私室的门坎，她马上就开口问道，“请问你，我们院子里是谁家的狗通宵汪汪地叫？它简直不让我睡觉呀！”

“一只狗，太太，谁家的狗？太太，也许是哑巴的狗吧，太太，”他用微微发抖的声音吞吞吐吐地说。

“我不知道那是哑巴的狗，还是谁的，可是它反正不让我睡觉。真奇怪，我们要这么多的狗到底有什么用！我倒要问问清楚。我们有一只看院子的狗，是不是？”

“啊，对了，太太，是有一只，太太。小狼，太太。”

“得了，为什么还要多养些狗，我们要这么多狗干吗？无非是在这儿捣乱嘛。这个公馆里简直是没有王法，就是这么回事。那个哑巴要只狗干吗？谁允许他在院子里养狗呀？昨天我到窗户跟前，一看它在庭院里躺着；它弄来一块什么脏东西，在那儿啃，我的玫瑰花可就栽在那儿哪。”

太太停了一会儿。

“今天就得把它撵走，听见了吗？”

“是，太太。”

“就在今天。去吧。回头我再叫你来给我报告。”

加夫里拉走开了。

这位管家走过客厅的时候，把一只叫人的铃铛从一张桌子上移到另一张桌子上，以保持整齐；他在门廊里悄悄地擤一擤他那鸭嘴形的鼻子，再走到外面的过道里。斯杰潘在外面的过道里，躺在一只柜子形的宽板凳上睡着了，他那样子活像一张军营的图画里一个阵亡的战士，他身上盖着上衣当作被子，他那双光着的腿从这件上衣底下伸了出来。管家推了他一把，靠着他的耳朵吩咐了几句话，斯杰潘听了他的吩咐，好像是打了个呵欠，又像是笑了一声，算是回答。管家走开了，斯杰潘站起来，穿上上衣和靴子，走出去站在台阶上。还不到五分钟，盖拉辛就来了，他背上扛着一大捆劈好了的柴火，身边还是跟着那形影不离的末末。（太太吩咐过，她的卧室和私室即令在夏天，有时候也要烤一烤。）盖拉辛走到门口就侧过身子来，用肩膀把门顶开，扛着那捆劈柴歪歪倒倒地进屋里去了。末末还是照常呆在外面等他。于是斯杰潘趁着这个机会，忽然向它扑过去，好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把它按在地下，双手抱起来；他连帽子都不戴，就抱着它跑出院子，碰到一辆小马车就赶快坐上去，飞跑地赶到家禽市场。他在那儿不久就找到了一个买主，把末末作价半个卢布卖给他，并且还讲好条件，要他至少把它拴上一个星期；然后他就马上回家了。但是他还没有到家，就下了马车，绕着院子走到后面的一条背街上，翻过篱笆跳进院子里。他惟恐碰见盖拉辛，不敢从大门进去。

但是他的担心是多余的；盖拉辛已经不在院子里了。他从屋里出来，马上就发觉末末不见了。他记得它从来没有哪一次不等他出来，于是他就来回地跑，到处找它，还用他那种特别的吆喝声喊它。他冲到他那顶楼上，又冲到放干草的阁楼上去，还跑到街上，东奔西窜。末末失踪了！他又向别的家奴打听，做出非常沮丧的手势，向他们探询末末的消息，他比划末末离地面有半俄尺高，还用双手描绘它的样子。这些人当中有的实在不知道末末的下落，只是摇摇头，另外有些人倒是知道，也只向他笑一笑，算是回答，而管家却摆出一副十足的架子，骂起马车夫来。于是盖拉辛马上就从院子里跑出去了。

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天黑了。从他那疲惫不堪的神气、摇摆不稳的脚步和满身灰尘的衣服看来，很可以推测得到，他大概已经跑遍半个莫斯科了。他在女主人的房子那些窗户对面呆呆地站着，以怀疑的眼光向七八个家奴聚集着的台阶上望了一望，然后转过身去，又用他那模糊的声音喊了一声末末。末末没有回答。他又走开了。人人都望着他的背影，可是谁也没有笑一笑，也没有人说一句话，第二天早晨好事的马车夫安吉普卡在厨房里告诉大家说，哑巴通宵都在唉声叹气。

第二天盖拉辛整天都没有露面，因此大家不得不派马车夫波达普替他去取水，这桩事情波达普是很不情愿做的。太太问加夫里拉，她的命令是否已经执行。加夫里拉回答说，那件事情已经遵命办理了。第三天早晨盖拉辛从顶楼里出来，开始干活。吃饭的时候他也来了，但吃完就出去，无论跟谁都

不打招呼。他也像所有的又聋又哑的人一样，面孔向来是毫无生气的，现在更好像是变成一块石头了。他吃完饭之后，又从院子里走出去一趟，但是没有耽搁多久；他刚一回来，一直就爬到放干草的阁楼上去了。黑夜来了——一个皎洁的月夜。盖拉辛躺在草堆上，叹着气，还不住地翻身。忽然他觉得有个什么东西扯动他的衣角。他吃了一惊，可是没有抬起头来，甚至还把眼睛闭得更紧了。但是那个东西又扯了一下，而且比头一次使的劲更大；他跳了起来一看，他面前分明是末末在那儿打转，脖子上还绕着一截绳子。他那不能说话的胸膛里突然发出了一声很长的欢呼；他把末末抱起来，紧紧地搂在怀里；它在一瞬间之间，同时舐着他的鼻子和眼睛，舐着他嘴上嘴下的胡须。他站了一会儿，想了一想，然后小心翼翼地从那放干草的阁楼上悄悄地爬下来，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看清楚了的的确没有人能看得见他，才平安无事地回到了他那顶楼上。盖拉辛本来就猜到了，他的狗并不是自己迷了路而失踪的，他估计它一定是由太太叫人送走的；仆人们用手势向他说明了末末咬过太太，现在他打定了主意，自己想办法来应付。他首先拿一小块面包喂了喂末末，又抚爱了它一阵，才把它放在床上睡觉；然后他就开始沉思，花了这一整夜的工夫考虑如何才能把它隐藏起来。最后他决定白天完全让它呆在顶楼上，只是间或上来看看它，晚上才带它出去。他用他的旧大衣把门上那个洞牢牢地塞住，差不多天还不亮，他就到院子里去了，简直就像是什么事也没有似的，他脸上甚至还保持着那副悲伤的表情——真是天真的狡诈啊！这个可怜的聋子甚至根本就没有想到末末的叫声会泄漏天机；事

实上，整个住宅的人不久就知道哑巴的狗已经回来了，锁在顶楼上，但是由于对他和它的同情，多少也由于对他的畏惧心理，大家都没有让他知道他们已经发现了他的秘密。管家搔了搔后脑勺，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似乎是说：“哎，哎，但愿上帝保佑他！只要这桩事情不传到太太耳朵里就行了！”但是哑巴从来没有像这一天那么卖劲；他把整个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亲手把杂草一根根拔光，还把庭院的篱笆的每一根桩子都拔出来，试试是否结实，然后不用别人帮忙，再把它们插回去；总之，他卖力苦干，甚至连老太太也看出他的热心来了。在这一天当中，盖拉辛偷偷地到顶楼上去看他的“隐士”；后来到了夜里，他就躺下来和它一起睡觉。不是在放干草的阁楼上，而是在他自己的顶楼上；只有在深夜两点钟，他才带它出去在新鲜空气里散散步。他领着它在院子里转来转去，走了很久之后，正打算往回走，忽然在背街那边的篱笆后面听见一阵沙沙的响声。末末竖起耳朵叫起来，它走到篱笆跟前，闻了一闻，随即就发出一阵尖厉的吠声。原来是有个醉汉打算躺在篱笆底下来过夜。正在这时候，老太太经过长时间的一阵“神经紧张”之后，刚刚睡着了——她每次晚餐吃得太饱，这种神经紧张的现象是照例要发作的。突然的狗叫声把她惊醒了：她的心扑通扑通地跳起来，她觉得有些发晕。“丫头！丫头！”她呻吟道，“丫头！”吓得要命的女仆们跑到她的寝室里去了。“唉，唉，我快死了！”她一面说，一面很激动地把胳膊乱甩。“又是那只狗，又是它！唉，快叫人去请大夫来。他们简直想要我的命呀。又是那只狗，又是它！唉！”她把头往后仰，这照例是表示她快要晕过去了。

大家赶快跑去找医生，这就是说，去找老太太的家庭医生哈里顿大夫。这位医生的全部本领就是穿软后跟的靴子，他倒是还会仔细搭脉。他经常在二十四小时内睡十四小时的觉，其余的时间他老是唉声叹气，一天到晚让老太太喝月桂水。这位医生立刻就跑过来，用烧焦的羽毛把屋子里熏了一下，等老太太睁开眼睛的时候，他马上就端来一只银质的托盘，托盘里放着一杯圣水给她喝。老太太把圣水喝下去，可是她立刻又用哭哭啼啼的声音开始抱怨那只狗，抱怨加夫里拉和她的命运，她说她是个可怜的老太婆，人人都不理会她了，谁也不怜恤她，大家都希望她快死。同时那不幸的末末还在继续汪汪地叫，盖拉辛老想叫它离开那道篱笆，它却偏不听话。“你听，你听，又在叫哪，”老太太呻吟着，又翻起白眼珠来了。医生靠拢一个女佣人的耳朵说了几句话，她就飞跑到外面的门廊里去，把斯杰潘推醒，然后又跑去把加夫里拉叫醒，加夫里拉大发脾气，干脆吩咐整个住宅的仆人一齐起来。

盖拉辛转过身去，看见窗户里有亮光和人影，于是他心里感觉到大祸来临的兆头，连忙把末末挟在腋下，跑到他的顶楼上，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几分钟之后，五个男仆人捶起他的门来，可是他们觉得门闷顶得很紧，也就停住了。加夫里拉心情烦乱得要命，他跑过来，叫大家都在那儿等着，一直守候到早晨。然后他亲自飞跑到女佣人住的地方，托太太的一个老女伴留波夫·留比莫芙娜带信给太太说，偏不凑巧，那只狗又从什么地方回来了，可是明天就要把它弄死，他恳求太太开恩，不要生气，对这件事情千万别在意。（这个女伴

是加夫里拉常常勾结着偷茶、糖和别的食品，伪造账目的。)老太太本来也许不会那么快就息怒，但是医生慌慌张张地拿月桂汤给她吃，给了四十滴，远远超过了原定十二滴的分量。月桂汤起了作用；一刻钟之内，老太太就安安静静地酣睡了；同时盖拉辛吓得脸色惨白，躺在床上，抓着末末的嘴，叫它紧紧地闭住。

第二天早晨太太醒得相当迟。加夫里拉等她醒来后，才能下令对盖拉辛的巢穴进行最后的猛攻，同时他自己也准备着挨一阵可怕的响雷。但是雷霆并没有发作。老太太躺在床上，吩咐佣人把她最年老的一个女伴叫到她身边来。

“留波夫·留比莫芙娜，”她用低微而软弱的声音开始说，她老爱扮成一个受气的、没人理睬的牺牲者；不消说，每逢这种时候，整个住宅的人都让她弄得尴尬透了。“留波夫·留比莫芙娜，您是知道我的处境的；亲爱的，您去找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谈谈吧。难道他把一条可恶的贱狗看得那么宝贵，觉得它比太太的安宁，比她的性命，还更重要吗？我可不愿意相信这个。”她这么说着，脸上露出非常伤心的表情。“去吧，亲爱的；劳您的驾，替我去找一趟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吧。”

留波夫·留比莫芙娜到加夫里拉屋里去了。他们之间谈了些什么话，人家都不知道，但是过了不一会儿工夫，就有一大群人穿过院子，向盖拉辛的顶楼那边走去。加夫里拉领头走着，虽然并没有风，他却用一只手扶着帽子。杂役和厨子们紧跟在他后面；尾巴大叔从一个窗户里往外望着，指挥着大家，也就是说，光只挥动他那双手。最后面有一群小男

孩子，连跳带蹦地跟着，做着鬼脸；其中有一半是从外面跑来凑热闹的。在那通到顶楼上去的狭窄楼梯上坐着一个守卫的；门口还站着两个，拿着棍子站岗。大家开始爬上楼梯去，楼梯全让他们堵住了。加夫里拉走到门口，用拳头捶门，一面嚷道：

“开门！”

里面传出了闷住的吠声，但是没有人答话。

“开门哪，听见了吗！”他又说了一遍。

“可是，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斯杰潘从楼下说，“他是个聋子，您也知道，他听不见的。”

大家都笑了。

“咱们怎么办？”加夫里拉从上面反问道。

“嗨，门上不是有个小洞吗，”斯杰潘回答说，“您把棍子伸进去摇晃摇晃就行了。”

加夫里拉弯下腰去。

“他拿衣服什么的把这个洞堵死了。”

“哦，您把那衣服往里一捅就行了。”

这时候又听见了捂住嘴的吠声。

“瞧，它自个儿泄漏天机了，”人群中有谁说了这么一句，大家又笑了。

加夫里拉伸手在耳朵后面搔了搔。

“不行呀，伙计，”他终于回答说。“你要是愿意的话，自己来捅一捅试试。”

“好吧，让我来捅。”

斯杰潘连忙爬上楼去，拿起棍子，把那件衣服捅进去，开

始在那小洞里摇晃着棍子，一面动，一面说，“出来，出来！”后来他还在摇晃着棍子，忽然顶楼的门一下子敞开了；那一群人统统都狼狈不堪地马上滚下楼来，加夫里拉跑得最快。尾巴大叔也把窗户关上了。

“喂，喂，喂，”加夫里拉从院子里嚷道，“你可得当心，别胡闹呀！”

盖拉辛在门坎上站着，一动也不动。人群又在楼梯脚下聚拢来。盖拉辛双手叉着腰，朝下面望着这一大堆穿德国上衣的可怜虫；他穿着一件庄稼汉的红衬衫，在这些人面前简直像是一个巨人一般。加夫里拉向前走了一步。

“当心点，伙计，”他说，“在我面前可别发牛脾气呀。”

于是他开始向他做手势，说明女主人坚持要把狗弄走；叫他立刻把它交出来，否则他就要倒霉。

盖拉辛望着他，又指一指那只狗，用手比划着在他自己脖子上绕了一圈，好像是把一根套索勒紧似的，然后又以探询的脸色向管家膘了一眼。

“对了，对了，”管家一面说，一面点点头，表示同意；“对了，一点也不错。”

盖拉辛把眼睛垂下来，随后他忽然提起精神，指着末末；末末一直都在他身边站着，天真地摇着尾巴，竖起耳朵，露出探询的神态。然后盖拉辛又绕着脖子做了一遍勒死的手势，意味深长地拍拍胸膛，好像是声明他情愿自己承担处死末末的任务。

“可是你会骗人哪，”加夫里拉用手势回答他。

盖拉辛望着他，轻蔑地笑一笑，又拍拍胸膛，然后砰的

一声把门关上了。

大家互相望着，一声不吭。

“这是什么意思？”加夫里拉说。“他把自己锁在屋里了。”

“随他去吧，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斯杰潘劝他说；“他既然答应了，就会照办。他就是那么个人。只要他答应了一件事情，那就准没错。这一点他可不像我们其余这些人。他这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决不含糊。真的，没错儿。”

“是呀，”他们都一面点头，一面跟着说。“真的，的确不错，真的。”

尾巴大叔打开窗户，也说了一声：“真的。”

“嗯，也许是吧，咱们等着瞧吧，”加夫里拉回答说；“不管怎样，我们还是不能撤掉守卫的。你来吧，耶洛施卡！”他对一个穿着黄色土布上衣的可怜虫说（这家伙是自命为园丁的），“你没什么事干吧？你就拿着一根棍子，坐在这儿，要是出了什么事，马上跑去找我来！”

耶洛施卡拿着一根棍子，在楼梯最下一级台阶上坐下了。人群散开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好奇的小男孩子，同时加夫里拉回家去，又托留波夫·留比莫芙娜传话给女主人，说是一切都已经办妥，他还派了一个马车夫去找警察，以防万一。老太太把手帕打了个结，在那上面撒了一些香水，闻了一闻，又把它在太阳穴上揉了一揉，然后喝了点茶；这时候她喝的月桂水的药力还没有散，因此她又睡着了。

在这一阵骚扰之后，过了一个钟头，顶楼的门开了，盖拉辛出来了。他穿上了最好的衣服，用一根绳子牵着末末。耶洛施卡退到旁边，让他走过。盖拉辛往大门口走过去。院子

里所有的小男孩们都一声不吭地瞪着眼睛望着他。他连头也不回；走到街上才把帽子戴上。加夫里拉仍旧派耶洛施卡跟着他钉梢，侦察他的行动。耶洛施卡老远看见他带着狗走进了一个小饭铺，就等着他再出来。

盖拉辛在这家小饭铺里是大家都熟识的，人们也懂得他的手势。他要了一份带肉的菜汤，支着胳膊在桌子跟前坐下。末末在他的椅子旁边站着，用它那双精灵的眼睛安安静静地望着他。它身上的毛是光溜溜的；谁也看得出他刚才给它梳过了一遍。店里的人给盖拉辛把汤送来了。他捏了一点面包放在里面，把肉切碎，然后把盘子搁在地上。末末还是用它往常那种斯文的姿态开始吃东西，它那小嘴刚好只挨到食物。盖拉辛定睛望着它，望了很久；两颗大眼泪忽然从他眼眶里滚出来；一颗掉在狗的额角上，一颗掉在汤里。他用手遮住了脸。末末把盘子里的食物吃了一半，就舔着嘴唇走开了。盖拉辛站起来，付了汤钱，然后往外走，堂倌以莫名其妙的眼色望着他的背影。耶洛施卡看见盖拉辛出来，就到一个拐角的地方藏起来，让他在前头走，再在后面跟上去。

盖拉辛仍旧用绳子牵着末末，不慌不忙地走着。他走到大街拐角的地方，站着不动，好似是在考虑，后来忽然又迈着快步，向克里米亚浅滩走去。他在半路上走进一个住宅的院子里，那儿正在建筑一间小屋，他拿了两块砖头，挟在腋下带走了。到了克里米亚浅滩，他就顺着河岸转了弯，来到一处桩子上拴着两只小划子的地方（这是他以前就发现了的），带着末末跳到一只船上。一个瘸腿老头儿从一个菜园角落的一间木棚子里面赶出来，追着他大喊大叫；可是盖拉

辛只点点头，开始拼命地划，虽然是逆流而上，他还是划得飞快，片刻之间就划出一百沙绳^①以外去了。那老头儿站了一会儿，先用左手搔了搔背，又用右手搔了一下，然后就一颠一跛地回到他那木棚子里去了。

盖拉辛划呀划。莫斯科不久就被他甩在后面了。两旁的河岸上展开了一片一片的草地，还有菜园、田野和矮树林；农家的茅屋也出现了。乡间的芬芳气息也可以闻到了。他甩下那两支桨，低下头去靠拢末末，末末面对着他，坐在一块干的横坐板上——船底里满是水——盖拉辛呆着不动，把他那双气力很大的手交叉地按在末末的背上，同时小船被流水冲着，慢慢向城里那边倒退回去。后来盖拉辛连忙挺直身子，脸上露出一一种痛苦的愤怒神色，把他带来的那两块砖用绳子拴上，又打了一个活结，套在末末的脖子上，然后抱起它来，举到河面上，最后一次望了它一眼……它很信任地盯着他，毫不畏惧，还轻轻地摇着尾巴。他转过脸去，皱着眉头，撒开了手。盖拉辛什么也没有听见，既听不见末末掉下水去的时候那短促的尖声惨叫，也听不见河水猛溅的响声；对于他，白天最喧闹的时候也是寂静无声的，正如最清静的夜晚在我们听来也不是毫无声息一样。他再把眼睛睁开的时候，只见小小的浪花在河面上奔腾，互相追逐；这些浪花还是像原先那样，碰在船舷上，飞溅开来，只有在船后面老远的地方，才有大个的圆圈向岸边移动，越来越大。

盖拉辛把船划远了，耶洛施卡看不见他的时候，马上就

① 旧俄长度单位，一沙绳约合二·一三四米。

跑回家去，报告他所看到的情况。

“那么，果然不错，”斯杰潘说，“他会把它淹死。现在咱们可以放心了。他只要答应了一件事情……”

那一天谁也没有看见盖拉辛。他没有回家来吃午饭。到了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吃晚饭，又只缺少他一人。

“盖拉辛这家伙可真是怪物！”一个肥胖的洗衣女仆尖声地说；“你瞧，他只是为了一条狗就把自己弄得这么疯疯癫癫。真糟糕！”

“可是盖拉辛回来过的，”斯杰潘忽然大声喊道，一面用调羹把碗里的剩粥刮起来。

“那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

“哦，一两个钟头以前。真的，没错儿！我在大门口碰到他；他又从这儿出去了；他从院子里往外走。我打算问问他的狗的事情，可是他心情不大好，我看得出。啊，他使劲推了我一把；我想他只是要我别挡着他的路，好像是说：‘别纠缠我！’可是他在我背脊上猛一推，劲头可真不小，简直痛得我叫哎唷，哎唷！”斯杰潘忍不住大笑起来，他耸了耸肩，摸一摸脑袋后面。“真是，”他接着又说；“他那只手可不含糊，那可真像只手哪，没得说的！”

大家都拿斯杰潘取笑，吃完晚饭，就分手各自睡觉去了。

正在这时候，有一个高大的人影背上扛着一个包袱，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急切而顽强地沿着 T 公路向城外走去。那就是盖拉辛。他只顾急急忙忙地往前走，并不东张西望；他是赶快回家去，回到他自己的村子、自己的故乡去。他把可怜的末末淹死之后，就回到他那顶楼上，匆匆忙忙地收拾了

几件东西，拿一块旧马毯包起来，打成包裹，甩到肩上，就这样把行装准备停当，动身走了。当初他被人带到莫斯科来的时候，早就注意了那条路；女主人叫他离开的那个村庄离公路只有二十五俄里。他抱着坚定不移的意志，怀着不顾一切而又轻松愉快的决心，沿着公路往前走。他挺起胸膛迈大步，一双眼睛贪婪地对直望着前面。他走得很快，好像是他的老母亲在家里等着他，好像是他举目无亲的异乡漂泊了多年之后，他的母亲呼唤着他赶快回去一般。夏夜正在来临，又清静，又温暖；太阳落下的那一边，地平线上还是明亮的，晚霞的余辉还在微微地泛红；另一边，青灰的夜色却已经升起了。黑夜就是从那一边过来的。四面八方有成千上百的鹤鹑在叫唤，秧鸡也竞相呼应。盖拉辛听不见它们的声音；他迈着那双强壮的腿脚从许多树旁边走过，这些树在夜间发出的微妙的私语，他却听不见；但是他闻得出熟了的稞麦那股熟悉的香味，从那黑黝黝的田地里随风飘来；他感觉得出那吹过来欢迎他的风，那是家乡吹来的风啊！怪亲热地扑在他脸上，抚弄着他的头发和胡须。他看见那条通向老家的发白的大路，像箭一般直地伸展在他面前。他看见天上无数的繁星，替他照着路；他好比一只狮子，又强壮，又勇敢，放大了脚步往前走，后来初升的太阳把它那湿润的玫瑰色的光辉照在这位走得正起劲的行人身上的时候，他离开莫斯科已经有三十五俄里了。

他走了两天，终于到了家，住进了他那间小茅屋，这使得原先被人安排到那里面去住的那个士兵的妻子大吃一惊。他在神像面前祈祷过之后，立刻就动身去找村长。村长起初

很惊讶；但是这时候正赶上开始割草；盖拉辛是头等的割草能手，于是人家就马上交了一把镰刀给他，他也就照过去那样去割草，真是割得起劲，庄稼汉们望着他飞快地挥动镰刀，大把大把地割下草来，摆成一堆又一堆，大家都吓坏了。

盖拉辛跑掉之后的第二天，莫斯科那边的人才发觉他不在了。大家到他那顶楼上去，搜索了一阵，然后告诉了加夫里拉。他过来看了看，耸一耸肩膀，断定这个哑巴不是逃跑了，就是和他那蠢笨的狗一同投河淹死了。于是他们向警察报告了这件事情，也告诉了太太。老太太大发脾气，并且还哭起来，她吩咐仆人们，不管用什么方法，反正得找到盖拉辛才行；她说她根本就没有叫他们把那只狗弄死，并且还把加夫里拉大骂了一顿，骂得他一整天都不能干什么事情，只是一面摇头，一面嘟哝着，“哎呀！”直到后来，尾巴大叔跟着他说了一声：“哎——呀！”他才止住了叹息。最后乡间终于传来了消息，说是盖拉辛回到那儿去了。老太太的怒气稍微平息了一些；起初她下了一道命令，要把盖拉辛马上带回莫斯科来，片刻也不许拖延；可是后来她又说，这种无情无义的家伙对她是绝对没有用处的。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不久老太太本人就死了；她的继承人根本就无心去管盖拉辛的事；他们连母亲手下其余的仆人也遣散了，让他们每年缴纳赎金，赎回他们的自由。

盖拉辛至今还活着，在他那孤寂的小茅屋里过着孤苦的日子；他还像从前一样，又强壮、又健康，而且也像从前那样，一人干四个人的活，他那严肃和稳重的福气，也和从前一样。但是他的邻居们看出了他从莫斯科回来之后，一直就

完全不跟女人往来；他连看也不看她们一眼，并且连一只狗也不养了。“他不要女人能够活得下去，这倒是他的福气，”庄稼汉们得出了这么个结论；“说到狗呢——他要狗干吗？你哪怕是套住一个小偷的脖子拖他去，小偷也不敢进他的院子呀！”关于这个哑巴的巨人般气力的传说，就是这样流传开了。